



近思錄

六之九

13  
3076  
3



18  
3076  
3

藏書

道思錄卷之六

家道類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

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為己

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人

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

非為己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

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

為也易傳下同○師卦九二傳可者僅足○幹

近思錄六

幹  
從字  
三三  
三三  
三三

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  
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

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  
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遠曉尤當以  
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則傷  
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

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  
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

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  
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恩  
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  
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子而  
于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蠱

之九二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

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  
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陽爻而  
三位剛位

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小能無悔  
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  
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太過故無大咎也但  
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善者矣○正

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理  
則尊卑之分明篤恩  
義則上下之情合一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  
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  
可篤者○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

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

近思錄

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二

骨之於肉○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

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

則人怨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家曰威如之吉

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已為本使在我持身謹

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

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修身則尤為切近○歸妹

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

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世人多慎於擇婿

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

可忽哉遺書○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其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

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

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

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

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

物皆由是推之能盡孝弟之道廣而充之至

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

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酒

致或作至

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  
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  
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  
無事外之理即其本而本已存即其然今時非  
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  
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  
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小者習  
不察故亦不能廣究之以抵作聖之極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  
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  
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

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  
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見者豈  
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  
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  
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  
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  
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  
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  
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  
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  
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

只為今人小着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者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其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

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問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解嫁為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病臥於床委之庸

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字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喪飲酒非禮也○買乳

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

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

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

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

焉勿吾知以及人之知○先公大中諱珣字伯

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

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

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

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

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

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任子謂保任使之也公

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

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

其饑飽寒煖娶佚氏佚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

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

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  
 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  
 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  
 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  
 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  
 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  
 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  
 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  
 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多文死之存所二程子也

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  
 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飲食常置  
 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  
 何如絮羹羹調羹也禮不絮雖使令董不得以惡  
 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  
 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  
 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小患其不能伸及稍  
 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  
 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



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  
 文而不為辨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  
 人者則深以為非集文○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  
 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使人代為為○舜之事  
 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  
 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為主  
固不可輕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  
 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  
 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

此章親志ヲヤシヒテ其悦ヲモハルキ孝行ノ情ヲツケリ

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語說○所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  
 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  
 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  
 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  
而廢其友弟恭而見不○人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  
 隔者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  
 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  
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  
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  
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  
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撥謂  
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終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類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  
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

矣然去就取舍惟義  
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  
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  
君致敬盡禮而後仕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  
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  
蒙卦承  
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  
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  
需卦初九象傳辭退以待時而終至  
安其常也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

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

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

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

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

群然相比而非得所主苟焉為比而非可  
久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無咎者也  
履

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

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

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

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

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

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

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大人

於否之時守其止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群類身

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

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平時道  
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群集君子不入其黨  
身則否矣然道而行無所撓履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止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

之理隨之六一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

與也所以戒人從止當專一也隨六一與九力

初九若隨私○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

君子所賤故曰貴其賤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

所貴者勢位也貴之初九所貴在下故為趾為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

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

鉤於涓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

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巾屨

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

也身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

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

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

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著指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

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  
 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為山二陰初長四所當  
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於聖賢之於  
遜雖未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  
 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  
 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表艱彼之進圖  
 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居為也王允謝安  
 之於漢晉是也艱此之表扶君子之道未盡消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  
 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

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  
 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  
而夕之辭曰君子于行不食蓋知幾而去  
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禮酒  
而穆生去之曰不夫楚人將錮我於市當時雖  
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晉靡之辱  
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  
 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維容寬  
 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  
 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  
 貞吉固乎裕無咎在下則勢踈始進則  
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

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真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於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而小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九幾見君子知幾則以久○不止而合未有久而不可速不失其時矣

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三象傳賢者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

善之志乎隕穫猶顛濟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

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

矣困卦九四傳○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

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

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潔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各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捨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革之六二

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

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

居上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日乃革之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

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革固不

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無咎○鼎之有實乃人之

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

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為

反為才業累矣如○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

苟或之類是也

虛也

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

隨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

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

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

在其位則亦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

隨之而已 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

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

分非據乎良卦象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

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

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

據非所據者乃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

出位之尤者也

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

良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良

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

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止是

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止矣

處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待

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

外所度者牽於私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

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天壽出於

氣質有必然之數義



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  
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  
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如言求之有  
不敬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  
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  
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若賢者則  
遂也此言要亦為中人以下者設爾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  
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非義而受之也所  
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是道哉○愚謂命  
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  
而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  
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  
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

下之心  
或作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  
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  
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  
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  
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  
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  
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  
命也  
○門人有居大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  
曰蔡人黜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  
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黜其小也得失有  
命妄起計度之私  
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

近思錄

從子  
時  
三

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諸不能安受乎○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

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實耳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王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肯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

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及

見之理敢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

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

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

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

也○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也

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

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

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

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大

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

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利心之釋義○趙景平

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

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

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聖人

不計其利然事當平義處如釋氏之學皆本於

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一生惡物故

而巳是賊○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

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

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知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

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

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

行○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

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艸

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太臣薦除秘書

幾除待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

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

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艸萊三  
 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  
 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  
 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  
 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  
 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不義乞恩之類也  
考多乞恩之類也  
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乞之  
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  
故難為乞也  
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  
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當  
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每  
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

從科舉法都變  
 了乃為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  
 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後  
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蒲川國復推  
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  
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  
至如後世賢良乃  
 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遷對欲直言天  
 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  
 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伊川先生曰人  
 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  
 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

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即舉業之上面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問家貧親老應舉  
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可以免此伊川先  
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  
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  
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  
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  
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  
以為君子○或謂科舉專業奪人之功是不然

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  
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其功惟  
患奪志外書曰奪志則根本撥矣故功之患  
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學才以得失為  
自家工夫夫利○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  
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  
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  
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  
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

為無能不知此言不知者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此言善者繼誠

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上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

之類此理謂服勤事任似迷世風者也○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

能忘人之勢孟子說○人之散動乎勢也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

所有則己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話

窮方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

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同詩錄下

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太

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

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

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

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大懷

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終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類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

領不可不素講明之 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早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

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止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踈者易裁然不充其難

亦未有能其易者也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



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巽

卦之序二女以下巽象傳文二女謂巽卦兌下

離下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

猜嫌故同此故事上段之意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登

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

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

曰無妄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

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太象以明對時育物

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

本在誠○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具私心依仁義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太監

史稟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有王道如砥本乎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

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人堯舜之

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

聖人至誠之功用大乎此乎此也如是其百福也

之意逕委曲，小路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一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巳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伯也，國，攘夷狄無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輔者假尊王，攘夷狄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齊，襲之，小狎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小識，王伯只是以實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劉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二：一

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中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中二代之世也。立一心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小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傅流俗

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  
意以待物怨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  
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  
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之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  
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  
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  
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  
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

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  
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台圍蓋蒐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道路來者取之去者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俾睥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人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

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循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天下之心多矣心可一也

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民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

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止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弘而遽懷忿疾之心則小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

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  
 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  
 於襄替蓋由徂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  
 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  
 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  
 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  
 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  
 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  
 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

顯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  
 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  
 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矣盥者祭禮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斂紵人心漸散故為入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顯顯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  
 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  
 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  
 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齟怨隙者蓋讒

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願中有物曰噬嗑擊而合之所以去間也○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大用焉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繫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豕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

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

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  
 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  
文八上卦  
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 既解其難而安平  
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循復治道正紀綱明  
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  
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  
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  
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  
知來復之義也  
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  
然興廢舉廢脩復治道以為

安長治之計者不  
 容苟且而遂已也  
 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  
 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  
 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  
 吉也  
張東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  
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  
 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  
 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  
 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艮卦彖傳事物各有  
為物作則但處之  
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

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允卦彖曰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  
 之道違道不順天子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  
 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  
 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道出於天違道則  
 非應人矣○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  
 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  
 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  
 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

無亂既濟彖曰終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  
 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  
 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  
 其變使民不倦是也○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  
 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  
 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  
 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書義固為罪也雖時且  
 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  
 類書時者如桓十一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  
 如莊二十一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  
 年柔王姬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



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泮，半也。泮宮，魯國之學。如半，壁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闕，明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嫫宮也。泮宮者，所以教習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

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

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

王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

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

不可闕也。

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眾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致其

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於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貨賈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

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

與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

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之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

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其人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

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

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

閨門之間又有勳德三綱皆已不可止是以後世于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承平王璘使江南則友右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微猶於外關豎擅專于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自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自

舉本朝大綱止萬自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

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

自息外書下同○明道先生曰必有關

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雎詠文

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于徐宗族有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闡門祗席之微積累至

董萊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

仁不仁耳雖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

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以

私邪必將害於其政矣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

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

入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

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

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孟子見

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

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盡反其本凡皆

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橫渠先生曰道

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  
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券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音乎治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  
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俗淫邪其作之詩者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

舌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  
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  
歟道學政術分為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以政術非其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  
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濟育教誨輔董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

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土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間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也論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者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終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之味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

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綱上太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乃作樂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小音以宣八方之風見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

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理之為先淡後和亦王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

之盛如此或云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

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

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

其聲不和而然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

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明道先

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

先禮命與儒者類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

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

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徃修其孝悌忠信周

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通道者使受其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

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廢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太平之治所以未至四曰富者厚生則經界不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恤幸民雖多而衣食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四日鄉黨古者

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繫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

耻易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六日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

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

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七日民食古者民

下不便其制則未免太患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

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

儲粟之法以八日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

易凶歲之備九日四民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

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九日山

澤聖人理物中真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

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

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十曰分數古者

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一曰分數古者

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

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其

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其

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

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

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



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  
 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  
 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固陋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甲因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曰三代之時人  
 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傳傳之  
 德義傳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德盛則過自消止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傳德義之道固已踈

矣保身體之法復無間焉後世徒存傳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謂師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口  
 義進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  
 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  
 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官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史

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日以誦封其弟也  
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  
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官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  
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凡使  
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禮遜為先制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  
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講道可於式者待  
實謂行能可實敬者中師  
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二者皆不德過人  
首是禮之使士人知所慕次乃立檢察士行

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

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

來道路旅寓他士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  
也薄謂

人倫薄於今欲量留二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

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

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外

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

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拔  
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

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投法必達乎下長

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  
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謂皆此之由非獨守而  
已或曰長貳得入則善矣或非其人亦若防閑  
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  
聞立不得入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  
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  
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  
入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  
不若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又善  
其成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  
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  
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五家為  
為保伍謂相參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孤寡而無依者養而不至羈旅而疾  
病者皆窮民無告使各得所養諸鄉皆有  
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

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耻觀此則養民善俗平○萃王假有廟傳  
 曰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  
 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  
 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  
 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  
 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  
 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  
 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  
 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

萃於宗廟也 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  
 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易傳○古者戊役再  
 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  
 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戌者每秋  
 與冬初兩番戌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禮  
 論采薇遣戌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騰  
 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戌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  
 同復  
卦象傳說○韓信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分者  
 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  
 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眾而所攝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飲喫只如此  
 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嘗謂軍中夜  
 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  
 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  
 中不絕有項遂定○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  
 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也  
 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者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  
 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繼其先君因  
 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子所  
 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不

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  
 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  
 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  
 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  
 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  
 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  
 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  
 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  
 不散不分祖業則凡人家法須明為一會以  
 人重其宗而不遷

合族古人有花樹草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無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高祖即當祫也王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月朔必薦新後者祭之別位時祭用神月後者祭之別位

古冠昏喪祭飲酒士相見之禮云

兩古父之廟稱之稱之父母祭之稱云

冬至祭始祖冬之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考妣無王於廟中即位設一位合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無王設兩位季秋祭禴之時也季秋祭禴祭之時也已日遷王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

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也。惟五患者，不得慎，須使累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注云：一患者，城郭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二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道場，為經造像，修建塔廟，日為此者，波彌大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刺髮，從而燒斫之，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豈復知之安得有不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

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聽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道，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而無違悖也。

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幹正源猶太宗也旁枝分派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天子為天子王故得命之昨諸侯為國之王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王刑部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

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其史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備全才矣附錄○操決謂○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實儀注解各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不○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



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奸謀而成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滿許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實民識

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九外類曰別足曰刑辟淫刑曰宮刑曰死刑曰大辟全漢文帝始罷墨劓刑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其心換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

欲言治皆苟而已

而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見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而已

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田為弊然茲法之行

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

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

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

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橫渠先生  
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而務一質  
抑未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與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  
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  
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  
之意行狀○月○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  
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  
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  
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

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自不能齊齊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又異宮乃  
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  
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  
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  
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  
則父相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  
愈貴則分制愈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  
如異居也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  
周道止是均平如祇言其平也○井田卒歸

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  
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  
欺蔽紛爭之患肅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終



